

⑤刊叢著名典古國中歌長

宋元白話小說集錦

董逸之選註

長歌出版社印行

⑤ 刊叢著名典古國中歌長

錦集說小話白元宋

註選 之逸董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長歌中國古典名著叢刊 ⑤

宋元白話小說集錦

定價精裝本新台幣一〇〇元

美金三元五角

平裝本新台幣

出版者：長歌出版社

發行人：孟憲公

著作者：董逸之 選註

發行所：長歌出版社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91號11樓

電話：五五一九二一五

郵政劃撥帳號 105534 號

美國總代理：WAH KUE BOOK STORE

11 SAINT LOUIS ALLEY

SAN FRANCISCO, CALIF. 94133

香港總代理：南天書業公司 香港軒尼詩道至馬路

印刷所：德泉印刷設計公司

台北市永康街23巷38號之1

本社常年法律顧問：

藍廣元律師

台北市建國北路99號之2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Published by Changko Publishing Co., Inc.
Room A 11th Fl. Nanking Commercial Bldg.
91, Sec. 3, Nanking East Road,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簡介「宋元白話小說集錦」

宋元人的白話小說，存世的不到三十種；而能明確地考證其爲宋人手筆者，二十種還不到。「京本通俗小說」的殘卷，即爲此中瑰寶。而洪楸的「清平山堂話本」，以及馮夢龍的「三言」裏邊，也收集有若干宋元短篇。我們從風格鑑定，體制規模，用語習慣，語意的歷史局限，特別是作品內容的時代感，選出十八個宋元人的白話短篇，集結成書，名之曰「宋元白話小說集錦」。

其中選自「京本通俗小說」的，有「馮玉梅團圓」、「菩薩蠻」、「一拗相公」、「錯斬崔寧」、「西山一窟鬼」、「碾玉觀音」，與「志誠張主管」等七篇。選自「清平山堂話本」的，有「楊溫攔路虎傳」、「簡帖和尚」、「合同文字記」、「快嘴李翠蓮記」、「梅嶺失妻記」，「西湖三塔記」等短篇。選自「警世通言」者，有「山亭兒」與「定山三怪」；選自「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說」）的，有「沈烏兒畫眉記」、「種瓜張老」，與「鄭意娘傳」等三篇。合計十八篇。

我國小說，有其源遠流長的歷史縱深。我們的「集錦」，不獨顧到作品的藝術性與思想性，同時也兼顧到「烟粉」、「靈怪」、「公案」、「傳奇」與「鐵騎兒」等類別。是一本專家選定的古典白話短篇小說。

編者謹啓

民國六十四年
十二月一日

宋元話本集

目錄

導言	一
馮玉梅團圓	一
菩薩蠻	一五
拗相公	二九
楊溫攔路虎傳	四八
箭帖和尚	七一
合同文字記	八九
錯斬崔寧	九六
山亭兒	一二〇

沈鳥兒畫眉記	一四二
快嘴李三蓮記	一六〇
西山窟鬼	一八二
碾玉觀音	一九九
志誠張主管	二一九
種瓜張老	二三六
定山三怪	二五八
梅嶺失妻記	二七六
西湖三塔記	二九四
鄭意娘傳	三〇八

馮玉梅團圓

簾捲水西樓，一曲新腔唱打油。宿雨眠雲年少夢，休謳，且盡生前酒一甌。明日又登舟，却指今宵是舊遊。同是他鄉淪落客，休愁，月子彎彎照幾州。這首詞末句，乃是借用吳歌成語。吳歌云：

月子彎彎照幾州，

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家夫婦同羅帳，

幾家飄散在他州。

此歌出自我宋建炎年間，述民間離亂之苦。只爲宣和失政，奸佞專權，延至靖康，金虜①凌城，擄了徽欽二帝②北去。康王泥馬渡江，棄了汴京③，偏安一隅，改元建炎。其時東京一路百姓，懼怕韃虜④，都跟隨車駕南渡，又被虜騎追趕；兵火之際，東逃西躲，不知拆散了幾多骨肉？往往父子夫妻，終身不復相見。其中又有幾個散而復合的，民間把作新聞傳說。正是：

劍氣分還合，荷珠碎復圓。萬般皆是命，半點盡由天。

話說陳州⑤有一人，姓徐名信，自小學得一身好武藝。娶妻崔氏，頗有容色。

家道豐裕，夫妻二人正好過活。却被金兵入寇，二帝北遷，徐信共崔氏商議，此地安身不牢，收拾細軟家財，打做兩個包裹，夫妻各背了一個，隨着衆百姓，曉夜奔走。行至虞城①，只聽得背後喊聲振天，只道鞏虜追來，却原來是南朝殺敗的潰兵。只因武備久弛，軍無紀律，教他殺賊，一個個膽寒心駭，不戰自走；及至遇着平民，搶擄財帛子女，一般會揚威耀武。

徐信雖然有三分本事，那潰兵如山而至，寡不敵衆，捨命奔走。但聞四野號哭之聲，回頭不見了崔氏，亂軍中無處尋覓，只得前行。行了數日，歎了口氣，沒奈何只索罷了。行到睢陽，肚中飢渴，上一個村居，買些酒飯。原來離亂之時，店中也不比往昔，沒有酒賣了；就是飯，也不過是粗糲之物。又怕衆人搶奪，交了足錢，方纔取出來與你充飢。

徐信正在數錢，猛聽得有婦女悲泣之聲。『事不關心，關心者亂。』徐信且不要緊，急走出店來看，果見一婦人，單衣蓬首，露坐於地上。雖不是自己的老婆，年貌也相彷彿。徐信動了個惻隱之心，以己度人道：『這婦人想也是遭難的。』不免上前問其來歷。婦人訴道：『奴家乃鄭州王氏，小字進奴，隨夫避兵，不意中途

奔散。奴孤身被亂軍所掠，行了兩日一夜，到於此地，兩脚俱腫，寸步難移。賊徒剝取衣服，棄奴於此。衣單食缺，舉目無親，欲尋死路，故此悲泣耳。」徐信道：「我也在亂軍中不見了妻子，正是同病相憐了。身邊幸有盤纏，娘子不若權時在這店裏住幾日，將息貴體，等在下探問荆妻消息，就便訪取尊夫。不知娘子意下如何？」婦人收泪而謝道：「如此甚好。」徐信解開包裹，將幾件衣服與婦人穿了；同他在店中喫了些飲食，借半間房子做一塊兒安頓。徐信慇懃勸慰，每日送茶送飯。婦人感其美意，料道尋夫訪妻，也是難事。今日一鰥一寡，亦是天緣；熱肉相湊，不容人不成就了。

又過數日，婦人脚不痛了，徐信和他做了一對夫妻上路，直到建康。正值高宗天子南渡卽位，改元建炎，出榜招軍。徐信去充了個軍校，就於建康城中居住。日月如流，不覺是建炎二年。一日，徐信同妻城外訪親回來，天色已晚，婦人口渴，徐信引到一個茶肆中喫茶。那肆中先有一個漢子坐下，見婦人入來，便立在一邊偷看那婦人，目不轉睛。婦人低眉下眼，那個在意。徐信甚以爲怪。少頃，喫了茶，還了茶錢出門，那漢又遠遠相隨。比及到家，那漢還站在門首，依依不去。

徐信心頭火起，問道：『什麼人？如何窺覷人家婦女？』那漢拱手謝罪道：『尊兄休怒，某有一言奉詢。』徐信怒氣尚未息，答應道：『有什麼話就講罷！』那漢道：『尊兄倘不見責，權借一步，某有實情告訴。若還嗔怪，某不敢言。』

徐信果然相隨到一個僻靜巷裏。那漢臨欲開口，又似有難言之狀。徐信道：『我徐信也是個慷慨丈夫，有話不妨盡言。』那漢方纔敢問道：『適纔婦人是誰？』徐信道：『是荆妻。』那漢道：『娶過幾年了？』徐信道：『三年矣。』那漢道：『可是鄭州人，姓王小字進奴麼？』徐信大驚道：『足下何以知之？』那漢道：『此婦乃吾之妻也。因兵火失散，不意落於君手。』

徐信聞言，甚跼蹐不安，將自己虞城失妻，到睢陽村店遇見此婦始末，細細述了。『當時實是憐他孤身無倚，初不曉得是尊閫，如之奈何？』那漢道：『足下休疑，我已別娶渾家，舊日伉儷之盟，不必再題。但倉忙拆開，未及一言分別；倘得暫會一面，敘述悲苦，死亦無恨。』徐信亦覺心中悽慘，說道：『大丈夫腹心相照，何處不可通情？明日在舍下相候。足下既然別娶，可攜新閫同來，做個親戚，庶於鄰里耳目不礙。』那漢歡喜拜謝。臨別，徐信問其姓名，那漢道：『吾乃鄭州

劉俊卿是也。』

是夜，徐信先對王進奴述其緣由。進奴思想前夫恩義，暗暗偷泣，一夜不曾合眼。到天明，盥漱方畢，劉俊卿夫婦二人到了。徐信出門相迎，見了俊卿之妻，彼此驚駭，各各慟哭。原來俊卿之妻，却是徐信的渾家崔氏。自虞城失散，尋丈夫不着，却隨個老嫗同至建康，解下隨身簪珥，賃屋居住。三個月後，丈夫並無消息，老嫗說他終身不了，與他爲媒，嫁與劉俊卿。

誰知今日一雙兩對，恰恰相逢，真個天緣湊巧！彼此各認舊日夫妻，相抱而哭。當下徐信遂與劉俊卿八拜爲交，置酒相待。至晚，將妻子兌轉，各還其舊，從此通家往來不絕。有詩爲證：

夫換妻來妻換夫，這場交易好糊塗。

相逢總是天公巧，一笑燈前認故吾。

此段話題做『交互姻緣』，乃建炎三年，建康城中故事。同時又有一事，叫做『雙鏡重圓』，說來雖沒有十分奇巧，論起夫義婦節，有關風化，到還勝似幾倍。正是：

語須通俗方傳遠，

語必關風始動人。

話說高宗建炎四年，關西^⑧一位官長，姓馮名忠翊，職授福州監稅。此時七閩^⑨之地，尙然全盛，忠翊帶領家眷赴任，一來福州憑山負海，東南都會富庶之邦；二來中原多事，可以避難。於本年起程，到次年春間，打從建州^⑩經過。輿地志說建州碧水丹山，爲東閩之勝地。今日合着了古語兩句：

洛陽三月花如錦，

偏我來時不遇春。

自古『兵荒』二字相連，金虜渡河，兩浙都被殘破，閩地不遭兵火，也就見個荒年；此乃天數。

話中單說建州飢荒，斗米千錢，民不聊生。却爲國家正值用兵之際，糧餉要緊，官府只顧催征上供，顧不得民窮財盡。常言『巧媳婦煮不得沒米粥』，百姓既沒有錢糧交納，又被官府鞭笞徧勒，禁受不過，三三兩兩，逃入山間，相聚爲盜。『蛇無頭而不行』，就有個草頭天子^⑪出來。此人姓范名汝爲，仗義執言，救民水火。羣盜從之如流，嘯聚至十餘萬，無非是：

風高放火，月黑殺人；無糧同餓，得肉均分。

官兵抵當不住，連敗數陣，范汝爲遂據了建州城，自稱元帥，分兵四出抄掠。范氏門中子弟，都受僞號，做領兵官將。汝爲族中有個姪兒，名喚范希周，年二十三歲，自小習得一件本事，能識水性，伏得在水底三四晝夜，因此起個異名，喚做范鰈兒。原是讀書君子，功名未就，被范汝爲所逼，凡族人不肯從他爲亂者，先將斬首示衆，希周貪了性命，不得已而從之。雖在賊中，專以方便救人爲務，不做劫掠勾當。賊黨見他凡事畏縮，就他鰈兒的外號改做范盲鰈，是笑他無用的意思。

再說馮忠翊有個女兒，小名玉梅，年方二八，生得容顏清麗，性情溫柔，隨着父母福州之任。來到這建州相近，正遇着范賊一支游兵，劫奪行李財帛，將人口追得三零四散。馮忠翊失散了女兒，無處尋覓，嗟歎了一回，只索赴任去了。

單說玉梅脚小伶仃，行走不動，被賊兵掠進建州城來。玉梅啼啼哭哭，范希周中途見而憐之，問其家門。玉梅自敘乃是官家之女。希周遂叱開軍士，親解其縛，留至家中，將好言撫慰，訴以衷情：『我本非反賊，被族人逼迫在此，他日受了朝廷招安，仍做良民。小娘子若不棄卑末，結爲眷屬，三生有幸。』玉梅本不願相從，落在其中，出於無奈，只得允許。

次日，希周稟知賊首范汝爲，汝爲亦甚喜。希周送玉梅於公館，擇吉納聘。希周有祖傳寶鏡，乃是兩鏡合扇的，清光照徹，可開可合，內鑄成『鴛鴦』二字，名爲『鴛鴦寶鏡』；用爲聘禮。遍請范氏宗族，花燭成婚。

一個是衣冠舊裔，一個是閨閣名姝。一個儒雅丰儀，一個溫柔性格。一個縱居賊黨，風雲之氣未衰；一個雖作囚俘，金玉之姿不改。綠林此日稱佳客，紅粉今宵配吉人。

自此夫妻和順，相敬如賓。自古道：『瓦罐不離井上破。』范汝爲造下迷天大罪，不過乘朝廷有事，兵力不及。豈期名將張所、岳飛、張俊、張浚、吳玠、吳玠等屢敗金人，國家粗定，高宗卜鼎臨安，改元紹興。是年冬，高宗命韓、王、韓世忠的，統領大軍十萬，前來討捕。范汝爲豈是韓公敵手，只得閉城自守。韓公築長圍以困之。原來韓公與馮忠翊先在東京有舊，今番韓公統兵征剿反賊，知馮公在福州爲監稅官，必知閩中人情土俗。其時將帥專征的，都帶有空頭勅，遇有地方人才，聽憑填勅委用。韓公遂用馮忠翊爲軍中都提轄，同駐建州城下，指麾攻圍之事。城中日夜號哭，范汝爲幾遍要奪門而去，都被官軍殺回，勢甚危急。玉梅向丈夫說道：

「妾聞「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妾被賊軍所掠，自誓必死，蒙君救援，遂爲君家之婦，此身乃君之身也。大軍臨城，其勢必破。城既破，則君乃賊人之親黨，必不能免。妾願先君而死，不忍見君之就戮也。」引牀頭利劍，便欲自刎。希周慌忙抱住，奪去其刀，安慰道：「我陷在賊中，原非本意。今無計自明，玉石俱焚，已付之於命了。你是官家兒女，擄劫在此，與你何干？韓元帥部下將士，都是北人，你也是北人，言語相合，豈無鄉面之情？或有親舊相逢，宛轉聞知於令尊，骨肉團圓，尙不絕望。人命至重，豈可無益而就死地乎？」玉梅道：「妾倘有再生之日，妾誓不再嫁。便恐被軍校所擄，妾寧死於刀下，決無失節之理！」希周道：「承娘子志節自許，吾死亦瞑目。萬一爲漏網之魚，苟延殘喘，亦誓願終身不娶，以答娘子今日之心。」玉梅道：「鴛鴦寶鏡，乃是君家行聘之物，妾與君共分一面，牢藏在身。他日此鏡重圓，夫妻再合。」說罷，相對而泣。這是紹興元年冬十二月內說的話。

到紹興二年春正月，韓公將建州城攻破，范汝爲情急放火，自焚而死。韓公豎黃旗招安餘黨，只有范氏一門不赦。范氏宗族，一半死於亂軍之中，一半被大軍擒

獲，獻俘臨安。玉梅見勢頭不好，料道希周必死，慌忙奔入一間荒屋中，解下羅帕自縊。正是：

寧爲短命全貞鬼，不作偷生失節人。

也是陽壽未終，恰好都提轄馮忠翊領兵過去，見破屋中有人自縊，急喚軍校解下。近前觀之，正是女兒玉梅。那玉梅死去重甦，半晌方能言語。父女重逢，且悲且喜。玉梅將賊兵打劫，及范希周救取成親之事，述了一遍。馮提轄默然無語。却說韓元帥平了建州，安民已定，同馮提轄向臨安面君奏凱。天子論功升賞，自不必說。

一日，馮公與夫人商議，女兒青年無偶，終是不了之事，兩口雙雙的來勸女兒改嫁。玉梅述與丈夫交誓之言，堅意不肯。馮公又道：『好人家兒女嫁了反賊，一時無奈。天幸死了，出脫了你，你還想他怎麼？』玉梅含泪而告道：『范家郎君，本是讀書君子，爲族人所逼，實非得已。他雖在賊中，每行方便，不做傷天害理之事。倘若天公有眼，此人必脫虎口，大海浮萍，或有相逢之日。孩兒如今情願奉道在家，侍養二親，便終身守寡，死而不怨。若必欲孩兒改嫁，不如容孩兒自盡，不

失爲完節之婦。』馮公見他說出一班道理，也不去逼他了。

光陰似箭，不覺已是紹興十二年。馮公累官至都統制，領兵在封州鎮守。

一日，廣州守將差指使賀承信，捧了公牒，到封州將領司投遞。馮公延於廳上，問其地方之事，敘話良久方去。玉梅在後堂簾中竊窺，等馮公入衙，問道：『適纔費公牒來的何人？』馮公道：『廣州指使賀承信也。』玉梅道：『奇怪！看他言語行步，好似建州范家郎君』。馮公大笑道：『建州城破，凡姓范的都不赦，只有枉死，那有枉活？廣州差官自姓賀，又是朝廷命官，並無分毫干惹，這也是你妄想了！侍妾聞知，豈不可笑？』玉梅被父親搶白了一場，滿面羞慚，不敢再說。正是：

只爲夫妻情愛重，
致令父女語參差。

過了半年，賀承信又有軍牒奉差到馮公衙門。玉梅又從簾下窺視，心中懷疑不已，對父親說道：『孩兒今已離塵奉道，豈復有兒女之情？但再三詳審，廣州姓賀的，酷似范郎。父親何不召至後堂，賜以酒食，從容叩之。范郎小名鰈兒，昔年在圍城中，情知必敗，有「鴛鴦鏡」各分一面，以爲表記。父親呼其小名，以此鏡試